

台灣楓香 *Liquidambar formosana* (一)



大坑圓環曾經的台灣楓香巨木。

台灣本土落葉喬木，渾身上下充滿樹脂精油芳香，遍佈低海拔地區，又是一柱擎天、昂然高瞻、偉岸臨風的大樹，台灣楓香或可拔得頭籌。台灣楓香亦可隨立地條件及成長遭遇，形成臥龍盤地、迂迴旋生，例如已消失的台中大坑圓環小丘上，小祠旁的楓香巨木。

台灣楓香是台灣植物科學研究史上最早期年代被鑑識的物種之一，它是在 1866 年，被一位從沒來過台灣的廈門領事 Hance，命名、發表在法國自然科學年報上，因為他是最早合法、正式的命名，因而 *formosana* 就永遠留傳科學界，它不是台灣特產種，而是遍存中國黃河流域以南及台灣的古老物種，我認為它進入台灣的年代，可能在 40-50 萬年前的冰河時期，要不，就是在晚近的 1 萬年來。

它是古陸美洲與亞洲還毗連著的時代，古老化石種的後代，因而目前全球只剩下的 3 種，一種是中美及美西的膠糖香樹；一種是小亞細亞的蘇合香，以及台灣及中國的台灣楓香。

它是金縷梅科的單葉互生樹種，跟對生葉的楓樹科 *Aceraceae* 相差甚遠，卻因為中國跟日本人聯手擺烏龍，把楓香與楓樹攪在一起之後，為了區辨，再搞出一個所謂的「槭樹科 *Aceraceae*」來，台灣數十年前還把錯誤加工加料，叫出口訣：「楓互槭對」，（註：楓香葉是互生；槭樹葉是對生）事實上，所有的槭樹原本全叫做楓樹，而楓香就單獨一種樹，叫做台灣楓香。

一旦錯誤廣傳，在人性的負面群性催化下，集非成是、法不責眾，就成了專制霸權控制人民的最佳利器之一。

真相、真理、真性情之類的，一向是人們的奢侈品，有了，就成了懷璧其罪。

朋友正在書寫對塞尚其人及畫作的藝評，我喜歡他的一幅「融雪」、幾幅強烈卻內蘊的山景，彷彿我生命的處境，如同烈日下的冰淇淋融化。朋友要我表示對塞尚畫的感受，我回：

「……他畫的山，是有脾氣、有情感、有感覺強烈而沉默的示現……他的畫，好比事物底層，意識的流動……」

朋友：「這幾幅是我認定好的作品，他還有很多的畫作，看起來有點不知所以然。你說他的山所示現的意識的流動，是即所謂的『真相』，然而，我其實有點納悶，何謂『真

相』，我每次不得不說『真相』時，心裡滿是虛相……」

我回：「詞本多幻象，面對自己最直接或未經思考的直覺感受，像一般生活話語，對著你會想要對話的人，自由自在地說出來就很好了。」

究『真相』一詞，恆死在人嘴！

我看一堆所謂的藝評家，扯出一大堆自己都不知道在胡扯什麼碗糕的東西，我掉頭就走…

…

『實』與『虛』對，當然如此。」

「楓香」之所以叫「楓香」，是因為它那像是三趾鴨掌的葉片，植物敘述一般都說「三裂，幼葉常五裂」，葉形像是某種或某些楓樹的葉片，又因為它全樹，包括每一片樹葉、葉柄都很香，所以才叫做楓香，也就是富含芳香油（味），樹葉像楓樹的樹。

楓樹很多種，英文統稱為 **maple**，加拿大、美洲原住民老早即利用楓糖樹（糖楓等三種以上）抽取楓糖原料，台灣似乎找不出類似的物種或利用，但景觀樹種最常運用的，中海拔是台灣紅榨「楓」；低海拔是青「楓」；珍稀物種，但老早被普遍大量栽植的是台灣三角「楓」，也就是楓樹家族；「槭」這字是後來被誤置的東西，跟楓樹完全無關。

表面上藝評對畫作所作的詮釋較為抽象，而植物描述根據的是自然物實體，然而，畫評依據的是整幅畫作予人的印象、意象、聯想、聯結各式各樣的記憶或喚起某些心識的臆想、幻想、憧憬、形而上的心識活動，因為社會分工分化之後，以藝術家、藝術作品早已先入為主的被置入特定的價值觀，以致於妨礙人們認知及聯結個人的真實度，相對的，動植物、自然物、自然萬象是「造物主」開創我們這個宇宙以來，透過演化這個「藝術超級大師」，天文數字、無窮無盡的創作，最最真實的活體、分分秒秒地突變加料加碼加無限例外的永恆性創作，每項產品的瞬息都是唯一不可替代，生命現象更是唯一性的極致，每株樹、每片葉都是宇宙的唯一；每個生命體都是藝術意境的極品。

凝視著任何一片葉子、一朵花、半個果實，都可輕易地直逼不思議的境界，我們卻多視若無睹。對人的感官識覺及意志思維的層次而言，那是完美至極的藝品，我們卻頻常一屑不顧，談起藝術、哲理卻能道貌岸然！

我之所以撰寫單種植物，拋棄什麼植物學家的袈裟，丟掉什麼生態學家的木魚、道具，卻拾起通俗世間法的景觀植栽實用角度，沾點人氣寫外來種，或不分無識外來與本土，我首揭樹種或植物的質性，也就是試圖由各種植物演化的根源，連結到它們形相的表現，進而直逼植物本身的氣質，可能帶給人們何等無形的啟示、啟發，包括身、心、靈無分別的場域氣氛。

這個角度或面向去詮釋植物時，生態的經驗知識是通達時空演化的大道，將不同植物的質性側寫出來，提供園景工程師們多元向度看待活體景觀的奧妙，而不是唯物、機械觀點的冷感與恐怖的無知。

我把植物質性的側寫，經由不同植物種，逢機隨性結緣呈現，因為我一生看透所謂學術系統刻版畫的框架，扼殺植物生靈的藝術性、活體生命變化度、每株個體唯一性、長期感染人心的抽象能力或場域哲學或能量……

古老的風水地理，探索的是從地形地勢、陽光坡向、水氣溼度、空氣流通及氣流的變化，整體的流暢與正向能量的匯聚，因而植物、植栽是所謂的天兵、天將，因為它們可以化

解不和諧的場域、改變光影效應、緩衝氣流的衝擊、滋潤視覺的疲勞、改變二氧化碳及氧氣的濃度、吸收或吸附空氣中污染的微粒，帶來無時不變的生機與生氣。

如果依據歷來植物介紹的內容，一筐筐一成不變抄來抄去，根本不理實體實物實況，誤以為植物就是塑膠模組，這樣的植栽設計根本就是褻瀆自己的心識、糟蹋自身的靈魂。

關於每種植物皆具有其獨特的質性感染人們的面向，我借引藝術界的朋友，看了我植物種若干篇的書寫，擲來些微討論的對話，再作側面或剪影式的註記：

朋友：「談植物，除了身形、形態特徵、味道之外，觸覺比較難以形容吧？例如寫某植物『整體質性傾向於粗糙感』，這是觸覺，可是你在另種書寫觸感時，卻直接將某物種比喻為『穿著寬鬆皺褶的粗棉襖』，你這類描述跟植物形態等如何聯結？而植物學家在描述植物型態時，又讓一般人毫無感覺，你是否該將從形態到人的感官識覺，作一說明或交代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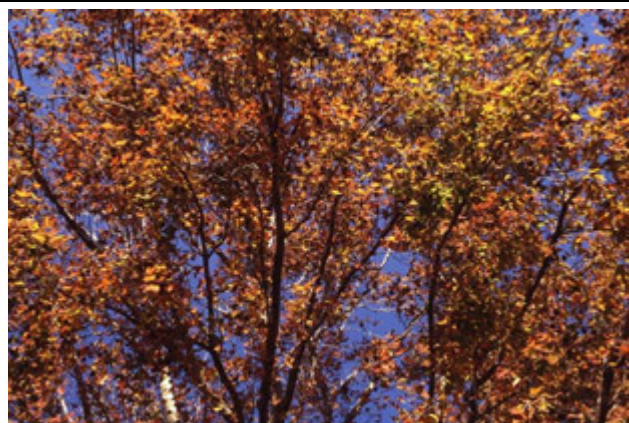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回答：「人的感官識覺，眼耳鼻舌身本來就在心識上一直快速流通互換轉變，只要把認知習慣或被教育的窠臼放下。我們一看見火焰木之類的葉片，立即從視覺轉換成觸覺。我對植物所謂的知識、科學實證、野外調查，下過一輩子的苦工，只能知道到我一無所知，而所謂知、識，從某個角度、理性地看，只是神經傳導的波動，並轉變成觀念的『執信』啊！為什麼不放下這些空虛的執信，直覺地去感受植物生靈的質性呢？以白話說，特定植物予人特定的感受，人可以直接表述這些感受……」

朋友：「人們總是先有執信，才破執信，所以你得先破。」

我回：「未必需要『破』，這樣說『破』即是執。」

朋友：「是說『破即執』，還是『說破』即執？」

我：「都是。本來沒有，是在認知過程加上去的。」



台灣楓香的紅葉。

老山林工作者都知道，東向坡及台灣東部的檜木材最容易乾裂，有時縱裂、有時橫裂得不成形；鎮西堡原民伊諾先生以「神氣鑑定法」找出幾株具有特別療效的台灣紅檜，在在都是我所謂的「質性」內涵的一部分。

台灣楓香 *Liquidambar formosana* (二)



台灣的超級崩塌區隘寮北溪上游（2019.3.21）。

2019年3月上旬，我們前往屏東隘寮北溪上游，調查台灣珍稀的溫帶大片葉落葉樹的槲樹林。我們以隘寮北溪為中軸，畫出一大圓為範圍，調查了海拔700~1,400公尺的集水區系，不只網羅槲樹林主要的生育地，也收集到台灣楓香、青剛櫟、台灣櫟木、太魯閣櫟等等，重要的生態資訊。



子遺的溫帶落葉林槲樹（2019.3.22；一場山）。

這一大地區，是全國從中央山脈以降，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最大崩塌區，也就是從卑南主山往南，以迄北大武山之間，直線距離約60公里的中央山脈最劇烈、最快速的崩陷帶，陷落的最低凹，座落在大、小鬼湖及紅鬼湖區，現今相對高度陷落了超過1千公尺，如果以中央山脈脊稜在此段落，原本也如同關山等高度，則1百多萬年來，這段落相對陷落了2千多公尺！遑論台灣出海250萬年來的絕對陷落量。

如此的劇烈、快速崩塌，造山運動以來恆如此，2009年88災變，隘寮北溪主、支流的溪谷被崩落的土石，填高10-50公尺不等，不久的將來也將再度被溪流清空。

而隘寮北溪集水區系我們調查的一場山、麻留麻山及朗吾呂山區，正是位在鬼湖凹陷區的下部段，是台灣地體最脆弱的蝕解帶，植群是處於不斷進行初生及次生演替的亞極相，這裡的物種就是週期、非週期的反覆更新立地的指標組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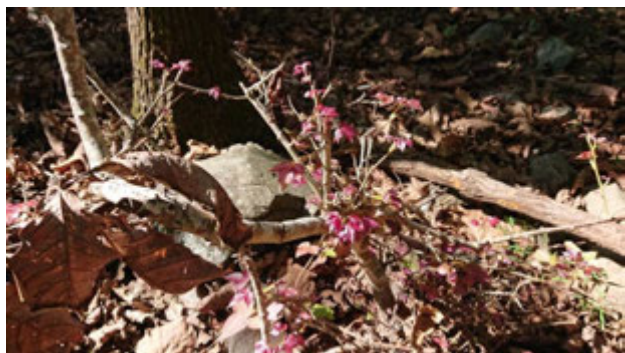
而且，這類型立地是某局部區崩陷，某局部區尚存，植群是與立地反覆跳躍更替者。

此一鉅大地體的脆弱區，我認為是台灣全島在造山運動過程中，遭遇最大擠壓力道之所在，同時，此地區的氣候方面，每年約有長達 5 個月的旱季，這也是推測是冰河時期來台的溫帶榲櫨，在台灣流浪，最後子遺在此的關鍵因素，至於純林，則相關於魯凱原住民被「集團移住」遷離之後，廢棄田園演替的結果。

魯凱族的巴攏公主、大小鬼湖等神話、圖騰與禁忌、山林生活的倫理等人文內涵，夥同環境，一切聯體交互示現的天文、地文、人文及生文，總成此一地理區，從高海拔到低地，南台生界的傳奇。

在這一區台灣特徵傳奇區，台灣楓香展開了過往研究史上未曾發現，或我所不知的「遠距無性繁殖」的妙招！

過往我強調台灣西南半壁在年週期旱地，以及白蟻、火燒、崩塌等其他惡劣環境因素作用下，一樹幹的壽命往往活不過 3、50 年，許多樹種演化出單株不斷生多幹，化一株為一族群，且分佈多齡層，老死的馬上有青壯幼輪番接替的「駢幹理論或策略」，我戲稱為「千手千足觀音」，或「死未了」的應變方法。而台灣楓香不然，它的一般壽命不長，但卻採行長走的根系，向上長出許多苗木，即便老樹幹死了，根系萌蘖苗早已長成不同齡級的新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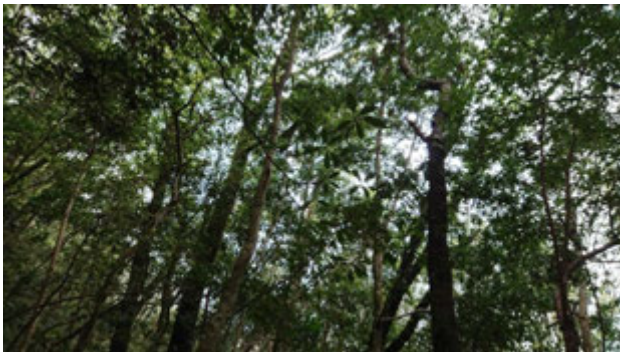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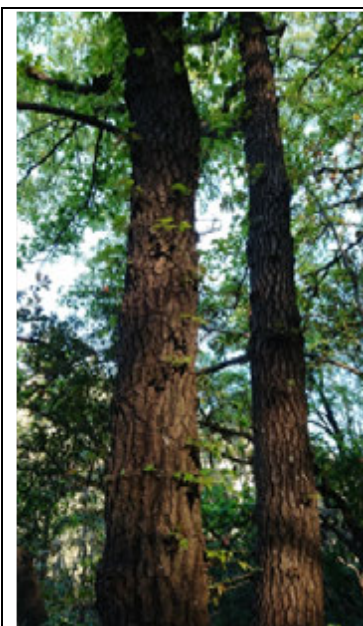
台灣楓香的根蘖苗（2019.3.24；朗吾呂山）。



台灣楓香的幹蘖葉（2019.3.24；朗吾呂山）。



以台灣楓香為主的森林（2019.3.24；朗吾呂山）。



台灣楓香與槲樹的混生林（2019.3.22；一場山）。



台灣楓香與槲樹林，楓香樹幹上有附生植物槲蕨（2019.3.22；一場山）。

在一場山海拔約 1,125 公尺的南向緩坡上，應該是 1940-1956 年間從農墾跡地長出的「台灣楓香／槲樹社會」，楓香樹高約 25 公尺，平均胸徑 67.0 公分，最大樹胸徑約達 1 公尺。其他伴生樹種如台灣栲、樟葉楓、山漆、雀榕、青剛櫟、小梗木薑子、巒大越橘、細葉饅頭果、米碎柃木等，都是在景觀設計搭配林下或冠下伴生種的好素材。

台灣楓香與青剛櫟形成的社會，也存在於東南坡，海拔約 1,206 公尺，楓香高約 20 公尺，最大胸徑只約 40 公分，其生長速率差異很大。楓香在較艱困的環境下，樹幹分歧、歪斜。



台灣楓香大樹（2019.3.22；一場山腰）。

很有趣的是，重濕大氣型的台北地區，海拔 1,500 公尺以下山區，一樣存在「台灣楓香—青剛櫟社會」，地處較乾旱的向陽部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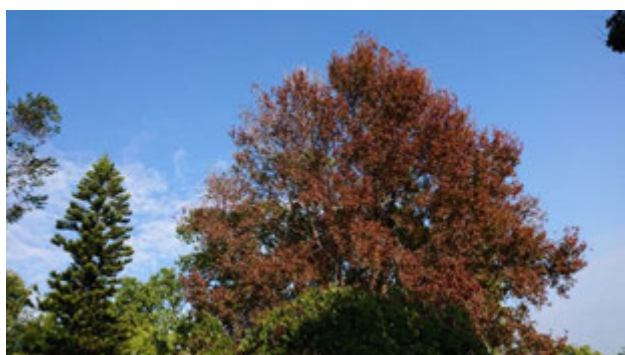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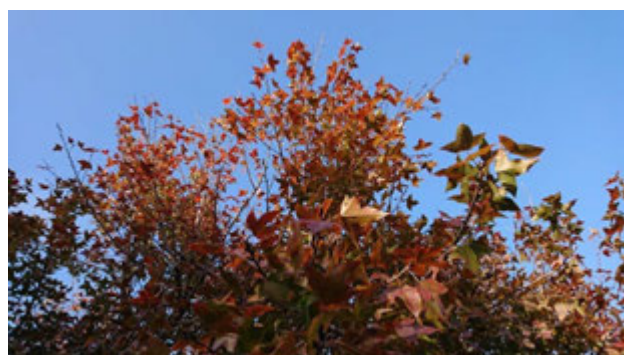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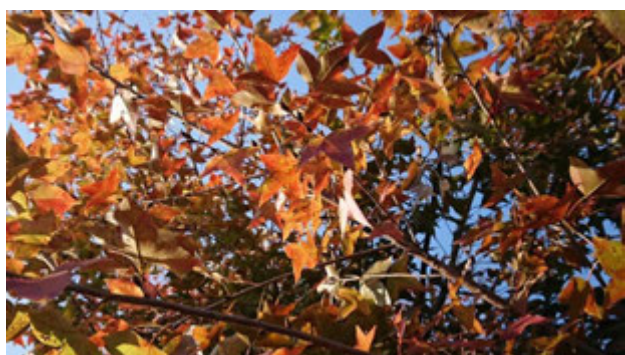
台灣楓香 *Liquidambar formosana* (三)

陳玉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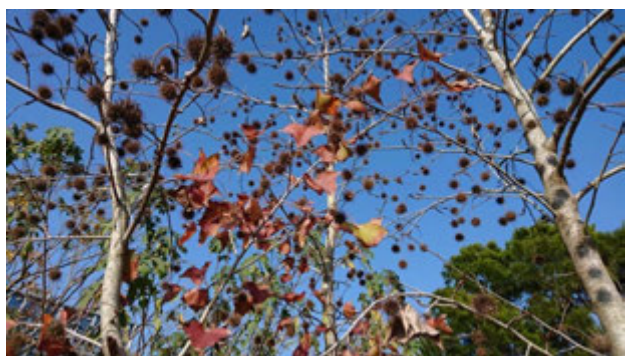
台灣在社會轉型、政治平反運動劇烈的年代，有天鄭邦鎮教授來電，說是該年 228 的活動，他想在校園種一片紀念林，問我該種什麼樹較恰當？於是該大學校園就出現了一片台灣楓香林。

「楓」者「知天風、識地理」，很能結合整體氛圍，我家門口的兩排楓香路樹，也是我們向市府在道路開闢時建議而來，如今昂然樹高約 18 公尺（4 樓半），胸徑約 42 公分，年胸徑增加 1.3 公分，神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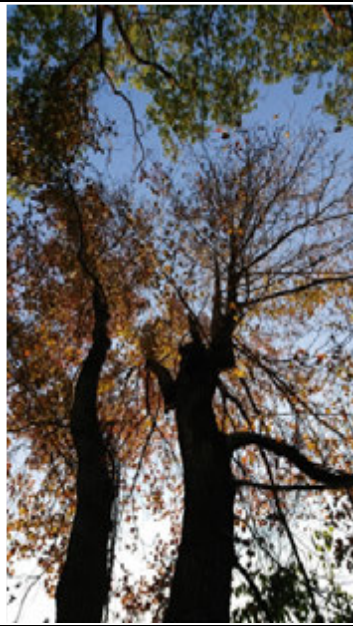
歷來我調查過的楓香天然林，從濁水溪良久的石城谷溪畔岩岸純林，經低山口訪之到處存有已經消失的曾經楓香林，乃至隘寮北溪的楓香亞極相根蘖萌新樹，我是到了近十年來，才瞭解過往低估了台灣楓香的原貌、曾經的勢力範圍。



台灣楓香的冬紅（2019.1.27；台中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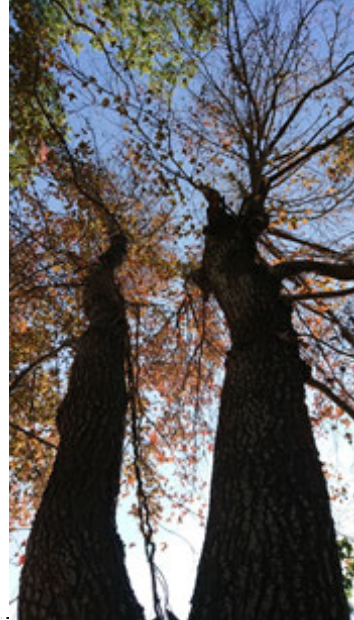
同株樹上部葉片先落，下部段晚落，相關於風、霜（2019.2.6；台中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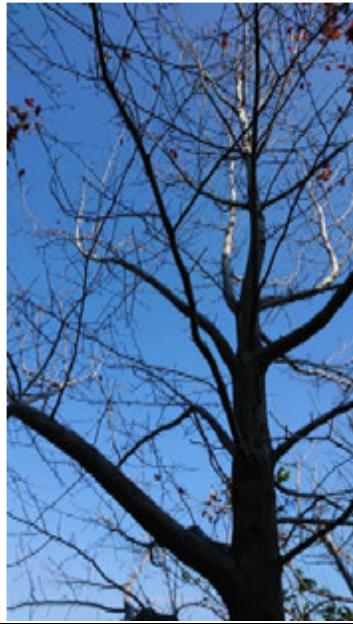
台灣楓香大樹落葉（2019.2.7；台中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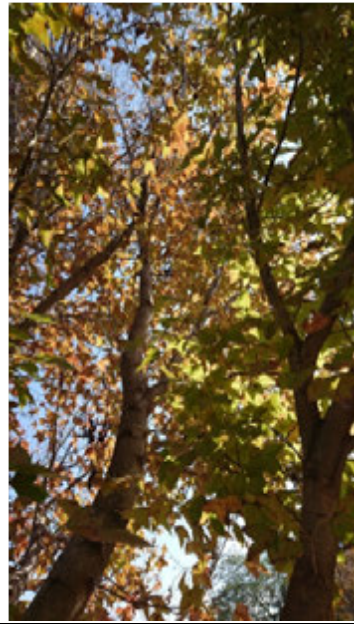
地上落葉（2019.2.6；台中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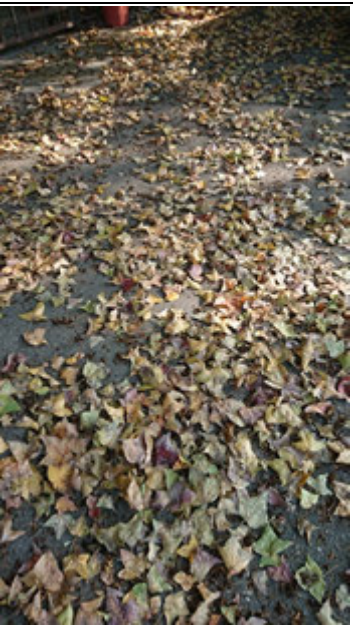
大樹落葉（2019.2.13；台中）。



光幹（2019.2.13；台中）。



新舊葉混生（2019.2.15；台中），
花穗已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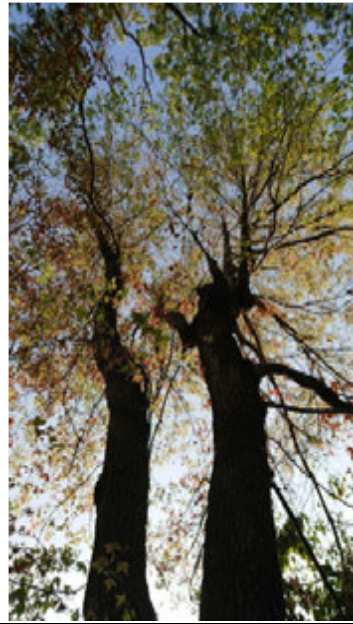
落花與殘葉掉落（2019.2.28；台中）。



樹皮（2019.3.8；台中）。



新紅葉（2019.2.28；台中）。



2 株黃葉（2019.2.28；台中）。



2 株綠葉（2019.3.14；台中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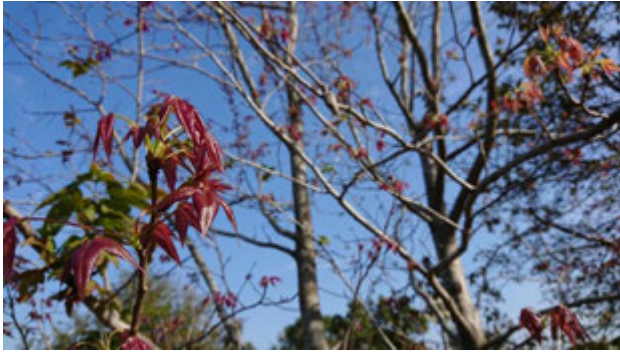
2 株綠葉（2019.3.30；台中）。



雌花 2 柱頭（2019.3.4；台中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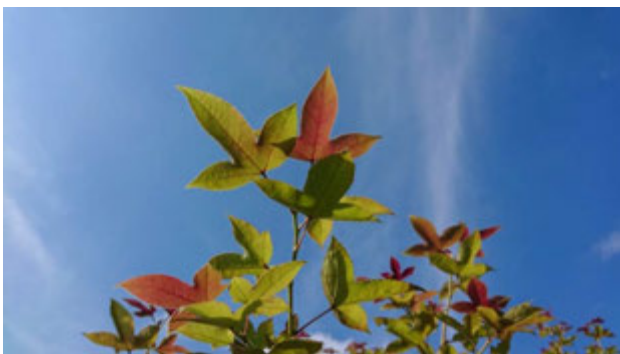
雄花穗（2019.3.14；台中）。



新出紅葉（2019.3.30；台中）。



新葉轉綠（2019.4.22；台中）。



新葉續長（2019.6.27；台中）。



直至夏末，新出葉不再是紅葉（2019.10.28；台中）。



紅褐葉枯而未落（2020.2.1；台中）。



冬紅葉（2020.2.10；台中）。

20 多年來台灣楓香的落葉變色狀態每年不同，隨著霜寒節氣變化而定，而且個體植株的差異亦大。會明顯變紅葉的植株則較穩定，落葉前變色的程度，似乎取決於 DNA。換句話說，看苗木在冬季的表現，可以預測未來大樹時的表現型，景觀規劃樹種若挑選台灣楓香，這點特徵宜注意。

依我近年記錄台中大肚台地的物候如下：

3 月，花及新葉同時展放；4 月成葉，盛花期；5 月殘花、初果；8 月底開始，果漸熟落；9-11 月果實熟落；10 月底至 11 月以降，葉漸變色；12 月全面落葉，暖冬則延遲 1 個月上下。這些，都在變動中。

種植台灣楓香基本上不是觀花，而是全株樹形、樹葉的風動，以及變色等色界，但是，隱藏的質性在於全株樹脂的「芳香療法」。它是常人不能察覺，卻有隱形的穩定力量，來自地史遠古的心靈淨化效應。

它幾乎在各種土壤立地皆可存活，光線的適應幅度亦寬廣，可成排、可列陣、可單株，它，真的是像樹的樹種之一，只是海邊不適宜，而極限分佈可上衝海拔約 2,700 公尺。

完整、冗長的資料，詳見拙作《台灣植被誌（第九卷）：物種生態誌（一）》，300—313 頁